

午休轶事

□张正

打开，他斜着身子挤进来，躬腰放下塑料泥灰桶，伸手在电梯控制面板上按了数字“6”，那“6”上留下一个显眼的灰白指印。

泥灰桶里插着一把抹泥板和一把橡胶锤。这是一个矮瘦的泥瓦工，五十多岁，或许没有这么老，因为皮肤黑、骨架小、头发蓬乱，看不出实际年龄。他一上了电梯，便倚靠在电梯壁板上，像是连站的力气都没有，必须借助电梯壁板支撑一会儿。

到了六楼，他俯身拎起泥灰桶，出了电梯。电梯里一下子宽松了许多，却还弥漫着他身上散发出的汗腥味。他刚才倚身子的地方，明显留下一大块不规则的渍印，加上原来沾着的灰尘，像是某位印象派大师的画作。

2

“这电梯，每天保洁还在做吧？”张局长皱了皱眉头，问。

“做，每天一次，都在做，一天不少，可这些人，太不自觉……”

李主任还要说什么，电梯已经到了顶层。顶层是张局长办公的楼层。张局长走出电梯，径直进了局长室。

张局长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李主任有了事做。他进办公室坐下，立即打电话召来搞装修工程的项目部王经理。

“你们必须加强管理，不能把电梯间弄得一塌糊涂，再这样下去，领导怪罪下来，你们自己从楼梯搬材料，不要坐电梯了……”李主任劈头盖脸向王经理提要求。

“我跟他们说了，可说了也不管用。”王经理面露难色。

“我不管，再这样下去，就不只是我挨领导批评的事了，到时候，你们工程款拿不到，不要怪我不好说话。”李主任态度很强硬。

说到最后，王经理答应，每天另外安排人把电梯间打扫、擦拭几次，尤其上下班时间。

3

电梯间卫生的事上午才处理好，下午刚上班，李主任又召来王经理大发雷霆。

原来，中午工人有一两个小时休息时间，大夏天，人容易困乏，不休息不行。在工地

上吃完盒饭，他们就四处找地方躺一躺，找来找去，还是十到十二楼最舒服。地面瓷砖干净，保洁员拖得一尘不染；上班时间开空调，下班时间虽说空调关了，整个楼道还挺阴凉的。这当然是午休的最佳去处。

于是这些工人，讲究的，在地上铺一块木板、一件工作服什么的；不讲究的，直接躺在地上，脱下鞋当枕头，垫在脑后；更有贪凉的，光着上身，卷着裤腿，四仰八叉躺在地砖上。

单位职工里有走得迟的、中午不回家的、下午来得早的，冷不丁看到办公楼过道里、电梯口、楼道间横七竖八躺着这样一群人，尤其年轻的女性，都吓了一跳。

有人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李主任。

李主任非常恼火：“你们像什么样子，一点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你们不注意，我们还要注意，我们单位是省级文明单位，你们必须文明施工！”

王经理急得抓头皮，“确实不像样子。之前跟他们讲过不晓得多少回了，左耳进，右耳出，不长脑子。唉——天热，一个个出门早，苦了，中午不躺一下又不行……”

工人那头，王经理不能得罪，因为自己也是打工起家，问过些事，多拿点钱而已，许多工人还是家门口沾亲带故的熟人，大家一起出来寻碗饭吃，不容易；建设单位这头，他更不能得罪，工程款没到手，还指望人家领导按时批报，这种事情，他只能是两头应付的态度。

“他们躺一下重要，还是我们上班重要、单位形象重要？”

李主任正火气冲天，张局长推门进来，李主任立马声音小下。

“什么情况？”张局长问。这边的吵闹声可能惊扰了他。

李主任先向张局长汇报上午楼梯间卫生处理情况。

“你一发话我就叫王经理过来研究解决办法了。”李主任说。

“我什么时候发话了？”张局长有点奇怪。

这个李主任，最喜欢做拿鸡毛当令箭的事。

李主任又向张局长汇报工人横七竖八躺在办公楼层地砖上午休的事情，说到女职工受到惊吓，李主任有点激动：

“那些小姑娘，看到这种情况，吓得都不敢来上了，哪还像单位啊！”

他有点夸大其词。

张局长沉默不语，像在思考什么。

王经理在一旁不尴不尬地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向张局长解释，希望张局长理解。

5

“也就这两三个月，”张局长终于发话了，“你让大家克服一下。电梯嘛，反正装修到后期要换新的，到时候再加强

管理，现在提醒工人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不要把杂物掉在缝里卡坏了。那样就影响正常使用，又不安全，我们上下班不方便，他们上材料也不方便。”

“午休的事，我看这样吧，李主任，每天中午你把大会议室和小会议室，包括我的接待室都打开，让工人就睡在里面，桌上、椅上、沙发上都可以睡，空调打开。这样总比睡在地砖上强，热身子，地砖上太凉，冰出毛病来怎么办，家里老婆、孩子还指望他们干活挣钱过日子。”

张局长既是布置给李主任听，也是说给王经理听。

“这样……能行啊？”李主任盯着张局长，像要提醒张局长收回这话。他有点意外。

“有什么不行？”张局长态度坚决地说，“下午上班时间请保洁员再辛苦一下，收拾好，不影响正常使用就行。”

看李主任还在犹豫，张局长明白他的心思，问：“还有什么疑问？你老家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好像和我一样，也是农村出来的吧？要不是上个大学，你我今天不也是这个样子？你的兄弟姐妹中现在就没有人还在外面打工了？”

板着面孔说完这番话，张局长离开了李主任的办公室。

“当领导的说话就是有水平，”王经理满脸欢喜，目送张局长离去，“真不容易！”

李主任还愣在那里。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局长会这样处理事情。自己较真了半天，竟是这个结果。

点灯

□梁柏文

阿宗生了个女儿。本想二胎再生个儿子，怎知老婆一直怀不上。夫妇俩慢慢年纪大了，也就认命放弃了。

村里有个习俗，生了男孩，要到祠堂点亮一盏煤油灯数日，再把灯取回家中，寓意继承香火。又摆上祭品拜祭，祈福儿子快点长大成人。阿宗因生了女儿，清明拜祭本房祖先也不让参与。族老说，怎能让女孩把风水好运带走呢？阿宗这些年心里真不好受。

但阿宗的女儿惠争气，读书勤奋，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院校的大学生。这让阿宗感到一些安慰。有人提出让阿宗“点灯”，认为是族里的荣光，并要把惠写入族谱。但族老嗤之以鼻，说女孩子有多大本事，始终要外嫁的。因此，阿宗仍旧改变不了地位。

谁也没有想到，惠大学毕业后放弃城里的好工作，偏偏回村创业了。阿宗又气又恨，本想让女儿成凤出人头地，也好扬眉吐气。“你读坏书，吃坏米了？”阿宗无奈，“去哪儿不行，偏要回村丢人现眼。”但惠不这么看，说，老爸，回村既可照顾家人，还能和村人一起致富，我的农科才有价值。“坐着不知站着的腰腿疼，白日做梦。”阿宗粗气地骂道。惠不管别人怎么说，只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村里有种植柑桔的传统，可不知为什么，种出的果子带酸味，有点像柠檬，只能低价贱卖，况且销路也有限。惠请来专家确认是水土问题。怎么办？就算毁掉另种其他，万一又“水土不服”呢？

有一天，惠看见父亲冲茶时放入两瓣柑桔，她饮了，口感好，味道佳。瞬间有了灵感，惠想，何不弄个桔茶呢？惠请来专家论证后，开始试验。先取出柑瓣烘干壳，再放入茶叶……

接着，惠引进设备，办起青柑加工厂。产品投放市场，试销对路，价钱可观。于是，惠以合作社的模式发动村人扩大柑桔种植面积，收购、加工所产的柑桔。几年工夫，村人靠这个富了起来。

这时，又有人提出要让惠“点灯”。族老说，祖宗的规矩怎能随便改，虽然惠的能干谁都看

在眼里，只可惜是个女的。但还是有人鸣不平，“女的又怎样？惠领我们致富呢！”

这一年，德高望重的族老收获了2万斤柑桔。有别的商家出高价，族老于是舍近求远……谁知，到后来商家压价买卖不成，一来一回柑桔几乎烂掉。最后，还是惠冒着亏本的风险全收了。

那晚大雨倾盆。惠接到工厂人员急报，说上游山洪暴发，洪水快要漫过江堤了，要赶快转移物资。工厂在低地上，又临江，江堤一旦缺口，损失巨大……但此刻，惠要先顾村人的安危。她让员工立即弃厂回村组织村民转移，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惊醒的村民吓出一身大汗，赶紧转移到高处的几户人家中。拂晓时分，决堤的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向村庄……村人得救了，惠的工厂却几乎被洪水冲毁，损失惨重。

这事，让族老很感动。族老召集几位长者，说改“点灯”规矩吧。有长者听出了弦外之音：“老祖宗的规矩怎能说改就改。”“人活规定。”族老立马板起面孔，用手指着在座的各位，“这次要不是阿惠，你我这条老命说不定就搭上了。”几位长者想想也是，纷纷点头默许。族老见机说：“那就从惠开始吧，以后生女孩也可以‘点灯’，祈福成凤有何不好？”

那晚，阿宗说要为惠去宗祠“点灯”，祈求平安多福。惠淡淡一笑，“这不是男孩的事么？”“从你开始，以后生女孩也可以‘点灯’。”阿宗掩饰不住兴奋，“我清明也可参与拜祭本房祖先了……”他感到腰杆直了，在村里有了平等地位。

惠却说，要“点灯”，就点建设美丽乡村之灯。这建议立刻得到了村人的响应。她去邀集几位在外发展有所成的村民，一起出资改建宗祠，设立图书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文化活动场所和柑桔技术培训中心，大门口还搞了舞台与灯光球场……从此，宗祠晚晚“点灯”，灯火通明，好不热闹。那个加工厂，也在乡亲们的集资后开始升级、重建了。

啊柳

□王又锋

师正给郭靖和欧阳克出第二题，让他俩用竹枝跟着曲子打拍，突然听到有人说：“第一题郭靖胜了，你猜这第二题谁赢呢？”我扭头一看，“啊，柳老师”，他的脸几乎要贴紧我的脸。

“我跟着你看了五页啦，眼睛都花了，你居然一点不累啊！”柳老师说。

晕死，他什么时候过来的，居然在旁边看了好几页了。不声不响，陪你看书，你说可怕不可怕？

柳老师一把把我手中的书抢过去，“此书没收，中考完了再还你！”我像小鸡被吓得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但是，这时的我们，对于柳老师已经不再是又怕又恨，而是又怕又敬。因为进入初三以来，我们的成绩大都提高了许多，不少原本没有希望考上高中的人，现在燃起了希望。

这些都是25年前的事了。前几天，我们这一届学生返校，大家又一次见到了柳老师，他居然已经满头银发。“老了，马上要退休，你们回来，像是给我饯行，我好开心！”他说。

我们笑着问柳老师，你现在还那么严厉吗？

没想到他连连摆手：“哪敢哪敢。以前你们父母见了我都是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该管管，该打打。现在孩子受一点委屈，家长是要找老师算账的。”他停顿了片刻，又道：“我知道你们对我是又怕又恨，那时我真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啊！”

我抢着说：“不，不，没有您的严管厚爱，哪会有今天的我们。我们对您，没有怕也没有恨，只有敬爱。”大家齐声附和。

柳老师舒了一口气笑了，似乎如释重负。

略有所成的我们商议决定，捐资设立柳启明奖学金。柳老师颇为激动，但依然话不多，只说了两个字：“值了。”



《五条人》(宣纸彩墨)

□杨培江

永远,永远

□刘文

江岸上排满了人，或坐或站；钓鱼的如是，围观的如是。

钓鱼是兴趣，也可以是解闷，很多种闷，各式各样的闷。

钓鱼的人都说他们是孤独的，一个人、一支杆、一个理想的位置，有时是一天一夜，有时是十天半月，江岸、湖畔就是家。就算家里人都反对，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边，把场子撑起来。听说，有个发烧太狠的钓友还因此跟老婆离了婚。早上刚拿完证，下午就到江边钓起鱼来，为什么伤心难过早就随着江里的水流不见了。

一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这里，不太熟练的甩杆动作被旁边的钓友看到，钓友问他是不是刚钓鱼不久。他答：“嗯，第一次来。”

整整一天，鱼儿在他的面前游过无数，可就是没有一条鱼愿意咬他的钩。它们在他面前来回游过，仿佛他并不存在；它们时不时跃出水面，好似在嘲笑他的不自量力。大

鱼也好，小鱼也罢，反正他来这里的时候就没想着能钓到什么鱼，权当是解解近日来的所有苦闷。

他等待着，看着水，看着漂，看着路过的船只。所有的

东西都在跟着风飘动，他还是静静地坐着，一如水里的漂，没有一只鱼儿愿意光顾。那种在孤独中安静等待的过程，只有不钓鱼的人才会觉得无聊吧！

那一晚，他并没有回去。夜晚的安静，以及悠悠的水声让他忘记了片刻的悲伤。

老婆多次打电话叫他吃饭。他说他在钓鱼，晚点才能回去，毕竟他还没开张，不能空手而归了。

都快凌晨了，他掏出钥匙，准备开门才发现门并没有上锁。客厅里，沙发上是熟睡了的老婆，桌上的饭菜凉透了，仿佛是在向他抱怨，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

听说他喜欢上了钓鱼，风雨无阻，不过后来每次都会赶在晚饭之前回到家里。有时钓到的鱼多了，他就把鱼送给

邻居，或是将鱼用盐渍好，挂在空空的天台上，惹得屋顶的猫儿整夜斗个不停。

中秋，他还是一如既往，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赶赴那个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位置。

出门前，老婆却叫住了他，说：“中秋节了，也没什么好送你的，买了三只鱼漂，送给你吧。”

他吃了一惊，他问：“为什么送我三只鱼漂？为什么不是送一组鱼漂加漂盒的那种？”

面对他的追问，老婆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支支吾吾地说：“你不是喜欢钓鱼吗，我看鱼漂就挺合适的。”

他看得出来，老婆应该是知道了什么，因为她说：“三只鱼漂代表‘我爱你’，当你一个人坐河边钓鱼的时候，有这三只鱼漂相伴，就不会寂寞了。”

他无言。寂寞是什么？也许就是自从听说那个她和她的男朋友出了车祸一同走了之后，他一个人天天坐在江边想了无数遍的事吧。



重不重视我

□熊燕

表妹爱上了一个从事电脑

售后服务、名叫顾悦的湘西小伙子，交往有一阵子了。顾悦家在农村，表妹满脑子都是田园诗

意，于是她决定趁国庆节假期也跟着回去看。

坐高铁，转汽车，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表妹带着兴奋和忐忑的心情来到了顾悦家。院子里晒着黄灿灿的稻谷，门上却是一把锁。表妹的眉头皱起来。

“顾悦带女朋友回来啦？快变天了，你爸妈正在地里抢收谷子呢，你快去帮忙吧。”邻居热情地招呼。

表妹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没想到第一次来男朋友家就只是这种待遇，委屈的泪水开始在眼眶打转。

来到热火朝天的田地，顾悦的父母亲脸上瞬间绽放出满满的笑容。

大妈从裤腰上解下一串钥匙递给顾悦，望着表妹，爽朗地说：“这就是珠儿吧？好乖的姑娘！你们还没吃饭吧，快带珠儿回家，锅里给你们留了饭。”

饭菜也很简单，一碟辣椒炒肉、一碟大白菜。想起闺蜜第一次去婆家，婆家准备了一大桌菜，全家人热情陪伴的情景，委屈的泪水又涌进了表妹的眼眶。

当晚，表妹悄悄打电话向我诉苦。其实她爸妈本来